

格薩爾研究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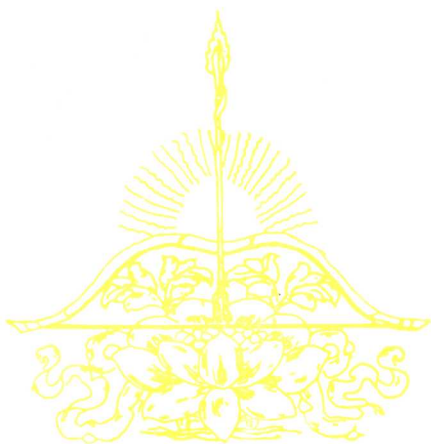
རྒྱལ་ཁབ་ལྷན་དྲུང་གི་འཕུལ་བུ་

土登尼玛

周锡银主编

论《格萨尔》

王沂暖



格萨尔研究丛书

论《格萨尔》

王沂暖

四川省《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编印

四川省川新出内（94）准印证034号

编辑：四川省《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

成都市西马棚街47号

印刷：西马棚街小学印刷厂

44

110

格薩爾研究叢書

歐陽高題

· 歐陽高 題簽

ཀུན་ལྷན་དུ་བསྐྱོད་པའི་ལྷན་པོ་རྒྱུ་ལྟོགས་པའི་ལྷན་པོ་རྒྱུ་

扎西洋仁 题签

序

王雨顺

在我国藏族、蒙古族、土族、裕固族地区广为流传的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以其篇幅浩繁、场景壮阔、结构宏伟、诗文绚丽而著称于世。它那包罗万象的内涵，是我国藏族历史、社会、思想、生活的总汇。涉及到藏族的文学、艺术、宗教、历史、阶级关系、民族交往、道德观念、风俗习惯等诸多领域，是我们今天了解、研究古代青藏高原的一部百科全书。

难怪中外学者把《格萨尔》史诗，誉为世界文学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是中国人民对人类社会的一个重要贡献。

—

对《格萨尔》这部英雄史诗，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十分关心它的抢救工作。50年代曾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搜集和翻译。当时组织了有200多人参加的“《格萨尔》史诗调查团”，深入到青海、四川、西藏、甘肃等省区，开展搜集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据1961年初统计，从民间搜集到的手抄本、木刻

本达150余部，除去内容大体相同的异文本外，实际搜集到34部。同时，还组织人力将其中的74部翻译成汉文，计1000余万字，为以后进一步开展《格萨尔》史诗的研究、整理、翻译工作，积累了珍贵的资料。

正当抢救工作顺利进行的时候，遇上了文化大革命，这部伟大的藏族史诗，也在劫难逃。数年搜集和翻译的资料，几乎被全部付之一炬。曾经参加过抢救工作的同志，也备受摧残，甚至因之而献身*。《格萨尔》史诗被打成“毒草”，抢救工作受到了严重的挫折。

粉碎“四人帮”后，遭到十年动乱严重破坏的中华大地百废待兴。党和国家十分关心民族文化的发展。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央及西藏、四川、青海、内蒙、甘肃等有关部门，即为被打成“毒草”的《格萨尔》史诗，恢复了名誉。并先后将其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六·五”、“七·五”、“八·五”规划的重点研究项目。成立了全国《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七省区的《格萨尔》抢救工作。西藏、四川等七省区也相应成立了省级领导小组，由省自治区领导直接抓这项工作。从此，我国的《格萨尔》工作进一步走向正轨，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

* <贵德分章本>的搜集者、汉译者华甲，即于1966年因<格萨尔>史诗是“大毒草”，而被迫害致死。

十余年来，由于得到各级党政的支持，得到广大蒙、藏、汉族群众的热情帮助，到1991年底北京举办“《格萨尔》成果展”时，搜集到的分部本已达141部，比文化大革命前增加4倍多。原保存于青海省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经散失的翻译资料，又基本搜集齐全了。同时还组织力量深入牧区，进行说唱《格萨尔》的民间艺人的普查工作，发现了许多优秀的民间说唱艺人。西藏的扎巴、玉梅，四川的仁孜多吉、青海的仓央嘉措，即是这次普查的收获。他们都是能说唱数十部《格萨尔》的民间艺人*，被视为我们国家的国宝，其中扎巴等10人，在1991年还被国家民委、文化部、中国社科院授予“《格萨尔》说唱家”的称号。并将其中12人的说唱记录本整理出版，列入国家“八·五”规划的重点项目。

在搜集各种版本和对艺人说唱录音记录的基础上，也同时开始整理和出版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七省区及北京已出版藏文本62部、蒙文本9部，汉译本30余部。仅四川省就整理出版了13部藏文本，有的还进行了第三次印刷，累计数达50余万册。全省百万藏胞，平均每两人就有一册。这正说明广大读者，对《格萨尔》工作的肯定。

*扎巴自报43部；玉梅自报60部；仁孜多杰自报29部。

二

十年来，虽然《格萨尔》工作的重点是抢救，也就是搜集、整理和适当地进行一部分汉译。同时，对它的学术研究，也十分活跃。

1983年和1985年就先后在西宁和赤峰两地，召开过“《格萨尔》史诗学术讨论会”；由于当时抢救工作还在进行，因而提交会议的论文，对史诗的思想性、艺术性及其内涵的讨论，还有局限性，文章无法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探讨。直到1989年底，首届“《格萨尔》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成都召开，大规模研究《格萨尔》史诗的帷幕，才算正式拉开。

到现在第二届、第三届“《格萨尔》国际学术讨论会”都已先后召开，第四届国际学术讨论会已决定1996年在兰州举行。这就告诉我们：国际性研究《格萨尔》史诗的热潮，已经来到。《格萨尔》史诗，将与《伊里亚特》、《罗摩衍那》、《罗诃婆罗多》同登世界艺术殿堂。那种“中国没有史诗”^{*}的论调，从此

^{*}黑格尔在其所著《美学》一书第三卷中说：“中国人没有史诗，（因为）他们关照方式基本上是散文性的，从有史以来最早时期就已形成一种以散文形式安排的井井有条的历史实际情况，他们的宗教观点也不适宜于艺术表现，这对史诗的发展也是一个大障碍”这位被恩格斯称作“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的哲学家，以权威的口吻，做了这个断言，其影响是相当大和深远的。从那以后，“中国没有史诗”，即几乎成了定论。

休矣。

据不完全统计，从1989年首届“《格萨尔》国际学术讨论会”以来，到1993年底止，在国内省以上报刊发表的学术论文即达176篇。如果加上三届国际学术讨论会所提交的论文，二者加在一起，当在400篇左右（土登尼玛的《格萨尔词典》及王兴光、降边嘉措、吴伟等的专著尚未计算在内），仅在短短的4年中，即有如此大的收获，这在世界学术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即如早已誉满世界的《伊里亚特》和《罗摩衍那》、《罗诃婆罗多》等史诗，在它们成为研究热点时，也从未达到每年平均研究文章百篇以上的盛况。

国内外学术界，对《格萨尔》史诗如此重视，相信《格萨尔》工作者们所向往的出现一个《格萨尔》研究体系的局面，已为期不会太远了。

三

为了更好的推动《格萨尔》史诗的研究工作，四川省《格萨尔》工作办公室编辑了这套丛书，目的主要有二：

其一，丛书的编辑，实际是对我国60年来《格萨尔》工作成果的一次展示。虽然今天《格萨尔》史诗，已饮誉世界，可过去几百年来，它除了藏区流传外，就连我们这个被称为

格萨尔故乡的四川省，也还鲜为人知。要不是在50多年前任乃强、韩儒林、彭公侯诸先生的大声疾呼，建国后党和政府的重视，也许今天它们仍未走出藏区，更不说饮誉世界了。在丛书第一辑中的第一分册即系任乃强先生的传世之作《藏三国》，文章虽不长，仅有400余字，它刊登于1930年的《四川日报》上，这是迄今为止在国内搜集到介绍《格萨尔》史诗最早的一篇文章，距今已有64年。文集中任老撰写的《“藏三国”的初步介绍》这篇论文，其精辟独到的见解，至今尚为《格萨尔》史诗的研究者经常引用。继任老之后，对《格萨尔》研究颇有成就的专家、学者，层出不穷，人才辈出，硕果累累。丛书将收录30名学者的文章陆续集辑成册，既有老一辈的，又有中青年后起之秀。虽工程浩大，仍将挂一漏万。

当今《格萨尔》史诗，不但走出藏区，而且登上世界艺术殿堂，这与60年来无数《格萨尔》史诗工作者不遗余力的宣传、介绍、研究分不开。所以我说这是一次《格萨尔》工作成果的展示。

第二，60余年来，虽然《格萨尔》史诗的研究者、爱好者撰写了大量文章，而这些文章都散见于国内大小报刊，它们对《格萨尔》史诗得以走出藏区，饮誉世界功不可灭。可直到今天，这些文章极少结集成册，其中不少仅在

“索引”中出现，很难窥其庐山面目。随着时间的推移，难免散失，而失掉其借鉴价值，这将是一个无以弥补的损失。所以说，这个丛书的编辑，也是一种对民族文化的抢救。

目 录

- 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 (1)
- 蒙译《岭格斯尔》与藏文原本…………… (18)
- 格萨尔与敦煌…………… (72)
- 我对《格萨尔》的一些浅见…………… (80)
- 藏文《格萨尔王传》的分章本…………… (85)
- 格萨尔与岭 …………… (109)
- 关于藏族《格萨尔王传》的部数
 与诗行(摘要) …………… (122)
- 藏学耆宿和《格萨尔》翻译家
 ——王沂暖小传
 …………… 钱惠君(藏) 望潮 (128)
- 王沂暖汉译《格萨尔》史诗目录 …… (136)
- 王沂暖主要论文目录 …………… (137)

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

藏族长篇史诗《格萨尔王传》是藏族人民长期以来，集体创作的长篇巨著。这部史诗部数太多，数量太大，而且所有资料散在各地，并不是每一个资料都能接触到，我见到的还只是很少一部分，因此还谈不上研究，说作介绍，也只是一鳞半爪，有限得很，我想分以下几个方面来介绍。

一、《格萨尔王传》的流传和翻译研究简况

《格萨尔王传》这部长篇英雄史诗，有藏文流传的本子，有蒙古文流传的本子。藏文本流传在广大的藏族居住地区，也流传在土族、纳西族等地区和尼泊尔、不丹、拉达克几个国外地区。蒙文本流传在内蒙古、新疆、青海、甘肃等蒙古族居住地区，在国外也流传在蒙古人民共和国、苏联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等地区。

国外对于这部伟大的英雄史诗，都很重视。因此，也有法文、英文、德文、俄文、印

度文的部分翻译，国外介绍研究这部史诗，是比较早的。1776年，俄国的旅行家帕拉莱斯，就曾在俄国出版过他的《格萨尔的故事》，以介绍《格萨尔王传》。1839年，俄国的斯莫迪特在彼得堡印行蒙文本《格萨尔王传》，并译成德文出版。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俄国的郭增，对于《格萨尔王传》的人民性艺术性，曾进行评论，并译出七章蒙文本的《格萨尔故事》。还有苏联的哈马加诺夫和布哈依洛夫等人，也研究《格萨尔王传》。法国人搞《格萨尔王传》的翻译研究，很积极。1902年，法国的弗兰克从西藏搜集去藏文手抄本《格萨尔王传》，并于1905年在印度出版了《格萨尔王本事》的藏英对照本。二十年代，法国大卫·尔尼女士，来到青海地区，得藏人雍登喇嘛的帮助，记录了藏族艺人说唱的一部分《格萨尔王传》，回法国后译成法人，于1931年在巴黎出版。以后她又来中国，搜集去《霍岭大战》手抄本。她的法文译本，还转译成英文。另有法国的石泰安也曾亲自前来中国，在四川等地搜集《格萨尔王传》。他积极进行《格萨尔王传》的研究工作。1956年，他在巴黎出版了《林土司本西藏的格萨尔王传》，全书约300多页，又写成了《格萨尔王传》研究一书，已于1969年在巴黎出版，全文长达600多页。现在，北京正组织人翻译他这个著作。另外，蒙古人民共和国

的达木丁苏伦，还曾写研究《格萨尔王传》的论文，获得苏联的博士学位。

国内对于《格萨尔王传》的介绍研究，有任乃强先生的《藏三国的初步介绍》、《关于藏三国》等著作，写于四十年代。陈宗祥、彭公侯两先生都从外文译过拉达克本的《格萨尔王本事》，即法国弗兰克的《格萨尔王本事》。解放以后，在党的积极领导下，进行了大量搜集翻译工作。青海搜集到各种本子据说曾达100部以上，并且组织人力翻译了四十多部，成绩最大。中央民族学院已搜集了不少部，我记得是18部。西北民族学院也搜集了20多部。但经过十年动乱，青海保存的据说尚存70多部，西北民院除少数几部油印本和铅印本而外，全部散失。在十年动乱中，这部史诗被打成大毒草，1978年11月才得平反。现在搜集工作又积极进行起来。西藏已发现一个名叫扎巴的老艺人，已七十八岁，一人能说31部《格萨尔王传》。去年4月在四川峨眉山，中央有关部门曾召开格萨尔工作会议，那时西藏已录出10部，420万字。青海也一边搜集，一边进行翻译。四川还在木里藏族地区，发现新的《昌格萨尔》。可能是岭格萨尔的地方化。其中有些情节还是岭格萨尔王传的情节，有些有了改变。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也发现了2部《格萨尔王传》，据说是以前目录中所未有的新的本

子。新疆也发现了有诗体的蒙文《格斯尔可汗传》，有一位蒙古演唱家能唱16部。甘肃也搜集到口头的蒙文《格萨尔王传》两章，也是说唱本。蒙文本说唱体是以前很少见的。甘肃也进行了藏文《格萨尔王传》翻译工作和原文出版工作，已经出版5种。但我们研究工作暂时是落在外人的后边了。不过我们的资料是多的，只要把现有的资料流通开，积极进行翻译研究，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们希望搜集、出版、翻译、研究这一系列工作都大量开展。对于这些珍宝，我们更应当重视它。

二、《格萨尔王传》的故事梗概与中心思想

现在再说这部长篇史诗的故事梗概和它的中心思想。这部史诗是以藏族地区一个号称为岭国的格萨尔王为中心人物而组织成书的。它一开头，就首先叙述格萨尔王是天上白梵天王三个儿子中最小一个儿子，名字叫做顿珠尕尔保。当时观世音菩萨因为下降人间，妖魔鬼怪到处横行，残害老百姓，老百姓没一天好日子过，就同白梵天王商量，派一位天神下界，降伏妖魔。白梵天王让三个儿子自己商议，谁能去投生下界。三个儿子商量结果，下界投生的事落到最小的儿子顿珠尕尔保身上。顿珠尕尔保于是就投生下界人间，降伏妖魔，抑强扶